

待疫情终结时，少年你娶我可好

□ 陈浩东（上海，国企职员）



漫画 / 崔泓

郑凯文与女友徐梦婷相恋已经有些年份了，原本计划去年12月领取结婚证。但徐梦婷忽然又提出到2020年开春以后再领证。梦婷的想法是——凯文在铁路上海动车段工作，担任随车机械师。万一春运太忙，结婚计划就会被打乱。可计划跟不上变化。忽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让27岁的凯文一度失踪了。领证日期，现在未定。

原本，这是入职四年来凯文第一次回舟山与家人正月里团聚。1月26日年初一，他收到单位发来的倡议书。“要赶回去了？”知子莫若父，凯文的父亲看着久久静座不语的儿子，淡淡地问道。“是的，爸妈，我要回去了。前方吃紧，我的许多兄弟都‘倒下’了。”凯文回答。“什么时候启程？”母亲眼睛里泛红起来。“明天一早！再晚，我怕舟山跨海大桥以及轮渡码头会封闭，这样就无法出岛了。”“和婷婷说一声吧。”父母异口同声。

1月27日上午8点，轮渡码头，女友

最后一次轻轻地问：“你能不能不要走？你这样很危险的。”这对情侣心里明白，如果舟山封岛，只有等疫情完全结束两人才能再见面。凯文没有回答，只是长久沉默。“我知道了，等你回来，到时不要再骗人了！”徐梦婷强作欢颜地说道。

1月27日19点26分，郑凯文克服高速被封、公交停运等种种困难，历经11个多小时，归队。1月28日、29日，郑凯文毫无怨言地替代被隔离的同事值乘武汉方向D9580/D9578次列车。临行前还特意和单位同事留话：“千万别让我家里，尤其是我女朋友知道我去武汉了。”

2月初，温州疫情告急。温州南始发动车组陆续停运。唯有DJ8706次动检列车继续运行以检修线路。晚乘务组交班会上，乘务指导何毅面色凝重地问道：“现在我们的兄弟裘旭东还在温州，已经有三天了。明天也就是2月2日，我所将空送一个动车组到温州担任后续任务，谁去把旭东给

我替回来？”何毅补充说明：此次温州行，担当值乘的同事，直到疫情结束前将不再有后援，必须独自一人在温州工作、生活、抗击疫情。为此，单位不指派专人，采取志愿报名的形式，党员优先。

2月2日14点，郑凯文不顾头天刚退乘的疲惫，值乘0G8155次，于18点40分到达温州。3日凌晨3点多，他登上DJ8706次动检列车，开始一丝不苟的标准化作业。直到7点55分动检列车交路结束，他回到温州南行车公寓后，自觉开始自我隔离。第二天一早3点多，他再次出发进行动检作业。如此循环，日复一日。

女友徐梦婷知道凯文去了武汉，又到温州的消息，是好几天之后的事情了。手机上满屏的愤怒，让郑凯文一度觉得无所适从，只好反复安慰。然而，他确实说不出太多的词汇去安慰梦婷。

相比面对如何安抚女友这种还需历练的技术来，在手机屏上与母亲对话，他要轻松许多。母亲的关心和支持，温暖了郑凯文的心。一句“那就认真真做好防护，不可以有一点马虎”让他倍受鼓舞。

对于徐梦婷而言，她从愤怒到无奈再到理解，经过几天与男友的反复交流，最终，他对他的抉择投了“赞成”票。接踵而来发到凯文手机的，就是各种电子防疫手册的推送，和浙江各地疫情的解析。女友的一番番关心，让凯文愈加有干劲。

2月8日凌晨，凯文出发上工之前，梦婷的信息如约而至。这次不是转发各种推送，或者疫情解析，而是只有短短十三个字：“待疫情终结时，少年你娶我可好？”“固所愿也，不敢请耳。”凯文相信，这一天即将到来……